

# 秋夕湖上永恒之歌

## 永不沉落的星辰

### ——紀念母親張秀亞女士升天週年

● 于德蘭 (旅美作家)

#### 大龍河畔珍藏孤本

我在室內複印著母親早期的作品，她

高中時代出版的第一本書「大龍河畔」。

這已是孤本，雖然保存得很好，但因年代久遠，紙張都已泛黃，紙質脆薄。我小心翼翼地印著，同時望向窗外，剛剛還是晴空，忽然多了些雲層，好像快下雨了。

想到我們最親愛的母親，離開世界已經一年了，這一年沒有母親的日子真是與往年太不一樣了。想到母親曾寫過，她永遠張著母愛的傘為子女遮風避雨，呵護我們……。

一生從事文學創作的母親著、譯、小說、散文、詩、評論文學共有八十餘種。她走以前仍念念不忘寫作。她的作品深富哲思，具有音韻之美，晚年更以意識流的

筆法寫散文，時時創新，時時超越，給讀者帶來無限的心靈啟發。

母親的作品從五十年代以來已有多篇

，如「小白鴿」、「溫情」……等選錄進國中課本中。林海音女士曾說，四、五十年代的中國學生誰不是熟讀張秀亞作品長大的。

的確她的讀者到處都有。

記得有一年我返臺北，為母親去銀行辦事，當辦事員叫母親的名字時，旁邊有一對也是去辦事的年輕夫婦向我走來，問有位作家的名字也是張秀亞，並問我不是同一個人。當我告訴他們，就是我的母親後，他倆興奮得很，說是媽媽的讀者，非常崇拜她，他們是在中學做老師。我答應回家後轉告母親，並應允會寄媽媽的簽名書送他們，連連稱謝後，他們才歡天喜

地的離去了。

#### 凡有井水皆歌柳永

媽媽去世時，美國南加州十五個社團自動組織治喪委員會，除了報上新聞刊載外，我們家人也刊登訃文，為母親向親友及讀者們告別。報社辦事人在電話中說他從小就是母親的讀者。我們啟事上聲明婉謝花及任何其它一切禮，雖然後來仍是許多朋友及團體送花，我們十分感謝。母親生前愛花，我們每個子、女、媳、婿及孫輩均訂了最漂亮的花給母親，放在教堂。我們的花加上近親送的，我們當時分別由二家熟識花店及一新花店所做的。當我們甫進新花店時，中國老闆夫婦馬上問是不是給媽媽的，他們看到了新聞，並已將報紙留下，他們說：久仰母親大名，為了

表示敬意，他還加送了給家屬及工作人員的襟花三十個，老闆並親自護送那些花到教堂再至墓園，為保持花的美觀。

我們依朋友們的意見，以媽媽的小詩做成書籤贈送給來參加追思會的來賓朋友們，印刷廠的人也熟識母親的名字。

這些平日不易接觸到的人都是讀者，足見媽媽的作品影響深遠，正如名評論家何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

「凡有井水處，皆歌柳永詞」來形容母親的文章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他並且提到「像秀亞女士那樣以文章而不以其他方式獲得那麼多讀者的作家，無論如何在今天並不多。」

### 美國國會表揚著作

我們也以母親雖然智慧卻謙遜、真純的個性為榮。

母親晚年因受關節炎之苦，出門不易，但她偶爾外出辦事時，別人認出她名字後，總會圍了一堆年輕讀者。母親的親切、幽默話語總引得大家樂不可支。有幾次小讀友女孩甚至要求她暫時不要走，她們跑到附近花店買來大把鮮花獻給她，謝謝她寫的清麗作品給予讀者的享受。媽媽每

次見到讀者的真情反應都非常欣慰，她也十分珍惜這份作者及讀者之間的情誼。

母親去世後，去年八月美國國會為表彰母親的著作及翻譯文字對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特將母親的生平列入美國會記錄，此乃我國作家的榮譽。

關於母親的作品，散文大家陳之藩先生說母親的散文「有振衣千仞崗的清新氣概……每當煩憂欲死之時，……一讀之後就覺一切煩憂滌蕩無餘。」這也是許許多多讀者的感受。陳先生給母親的信上曾說：「很希望你在池濁水裏撒下一把明礬，清澄一下泥沙……。」這是當年他對母親這位至友在文壇上寫作的期許。多年前余光中先生在中副上曾說陳先生為「張秀亞迷」。

### 甜蜜星光田園牧歌

去年母親棄世後，在洛杉磯、紐約、臺北都有紀念會，當時情況及母親最後一程的回憶，我曾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聯合報副刊上寫了一篇「甜蜜的星光」，並經北美世界副刊轉載，有些細節，我就不再多述了。

在台北的紀念會上，名編輯詩人痲弦

先生的一篇講詞，譽母親為當代美文大師，他給我的來信上提到他很高興他是第一個說的，而這個稱頌很多人有共鳴，同樣的來稱呼秀亞先生。他還說：「我的肯定令堂是負責的，百分之一百有歷史根據的，絕不是溢美之詞。」痲弦先生的文章中談到：

「張秀亞的作品是反應一個時代的心靈，她為農業時期交替的臺灣，畫了一幅幅美的畫像。」他又說：「張秀亞作品中的山，是沒有土石流的山，她寫的水，是不曾污染的水，她描述的原野，是翻飛著白鷺鷥的原野，她筆下的城市和農莊，是一個充滿了愛和溫馨的世界。……她的散文，是臺灣永遠的田園牧歌。」他寫得多美啊，令人感到身臨其境，進入母親的作品中了。

母親為人仁厚，一生熱愛獻身文學，愛大自然，她愛孩子，愛人。

### 文字珠玉紅棗眼睛

綜觀母親的一生，同樣的生活，若換旁人可能成了唱不出曲調的悲歌。但她不但是由憂苦中站立起來，並轉而以環境的歷練使自己更堅強，以淚水化成文字的珠

中外雜誌 中 玉轉而成為文字的力量，鼓勵，撫慰了無數人的心靈。

我哥哥及我的同學朋友來家裡，她都喜歡，同學們來住，來吃飯她都歡迎。上次回臺，路上遇舊友，談及去我們家，媽媽包餃子的事，因許多人來過，我們已不記得了。媽媽記性好，我們幼時同學講過的話，多少年後她都記得，她總是看到每個孩子的可愛，我們的好友都喜歡她。媽媽手很巧，我們小時，她還會用麵蒸成小白兔，小動物，用紅棗嵌上做眼睛，又漂亮又好吃。

母親是慈愛偉大的母親。小時候我就感到她和其他的母親不一樣。她平日很忙，忙寫作，忙教書，忙收信，忙寫信。五十年代的臺灣炎夏，別人家媽媽都坐在門口乘涼聊天，我從未見媽媽坐在門口，她總是揮汗如雨地在她「北窗下」寫作。

### 香腸信箋板鴨稿紙

當時她常給中副寫稿，有次她寄稿子到台北，將稿紙捲成筒狀，貼好投郵。那時快過年了，中副主編孫如陵先生寫信給媽媽說：「謝謝您寄來的香腸。」過一陣子媽媽下一篇文章就將稿紙舖平放在信封

中，並附一紙寫道：「今寄貴府一個板鴨。」可見文友們之間是十分幽默有趣的。

媽媽喜歡有文化城之稱的臺中，她曾說過，在臺中的一段日子是我們母子三人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有次我們母子三人由教堂走回家，那時我們上小學，哥哥看到媽媽牽著我們一邊一個在地上的影子，說：「媽，我們三個人像個『小』字。」微小的二個孩子啊，就靠著母愛呵護著長大。

通常週日我們坐三輪車去教堂望彌撒，然後媽媽去中央日報臺中分社領稿費，再帶我們去書店買書，有時也買英文的兒童書。再去買唱片，上初中時我們選熱門音樂唱片，媽媽就買中、外藝術古典音樂唱片。最後去麵包店買些我們愛吃的西點回家。

母親寫的一些書如「北窗下」、「牧羊女」、「湖上」、「凡妮的手冊」、「曼陀羅」、「三色堇」……這些曾經暢銷一時的書都是在臺中那日式小屋中完成的。

### 信給山兒聖女之歌

有一段時間媽媽常要北上開會，因此

寫了一組信給哥哥，名為「給山兒」，刊在報上。沒想到有一天當時的教育部長黃季陸先生，忽然光臨，他的黑頭車停在窄巷中，引來眾多小朋友圍觀。早年臺灣街上很少看到汽車，當大伯父于斌樞機主教由國外回來，到臺中時來看我們，汽車停在門口也引來小孩們觀看，很是有趣。就連當時光啟出版社的雷煥章神父（甲骨文專家）來談出版事情，嶄亮的摩托車在門口也引來好多小孩圍看，當年樸實的臺灣與今日之富庶人人均為有車階級差別很大，民風也差很多。

黃先生原是為了母親寫給山兒的一組信而來，身為教育部長為了下一代學子們的教育，移樽就教問作家是否平日照信中的道理教導小孩，這份誠意，令人感動。後來他的令媛好像在靜宜英專（靜宜大學前身）就讀，巧又做了母親的高足。

我高二那年，哥哥于金山考取臺大經濟系前三名，媽媽又應聘到她母校（輔仁大學甫在臺北新莊復校）教書。我們又舉家北遷了（在小學之前我們住臺北金華街，一幢母親翻譯厚書「聖女之歌」的譯費所典的小屋，也是我們臺灣第一個家。）

到了臺北，我們住在安東街，有一天

在臺北火車站前，我那「經年在外」的父親送我上車。人聲車響鼎沸，真是車水馬龍，嘈雜至極，而我卻清晰地聽到他對我說：

「妳媽媽的文章是寫得最好的。」那年媽媽得了首屆中山文藝散文獎。

### 貝殼譜曲秋夕為歌

然後他談到母親存書多，要我告訴媽媽可以用磚頭和木板堆成克難書架放書，並囑咐：要好好孝順媽媽。

當時我心頭感受很多，看到父親英俊的臉上竟也有些許滄桑與無奈，又感慨又困惑，有很多問題想問，畢竟當時年紀輕，不知該如何啟口。一直到現在臺北火車站前那一幕仍清晰可見。

我前面提過母親喜愛音樂，也鼓勵我們接受音樂薰陶。她自己是學文學的，卻常說音樂造化人心的力量是太大了。

很奇妙的是當時在美國南加州籌辦媽媽追思會的朋友們問我，有沒有媽媽喜歡的曲子或她自己填的歌詞。她喜歡的曲子很多，巴哈「聖母頌」來送別母親比較合適。我記得曾有一首母親寫的小詩「貝殼」譜成了歌，另外就是媽媽文友鍾梅音女

士喜歡的，後又由名作曲家黃友棣先生譜成的「秋夕湖上」。母親當時很高興她的小詩「秋夕」譜成了曲，她曾說過那首曲子唱得好不容易。二千零一年七月十四日在洛杉磯的追思會，匆忙中找不到適唱的人，即使有人願意唱也來不及練習，因此就將詞曲均印在紀念手冊中。同年同月二十八日在紐約的紀念會上，哥哥請了歌唱家毛方鑫女士獨唱這首「秋夕湖上」，美極了，臺下感動頻頻拭淚。同年十一月由臺北輔仁大學主辦紀念會的主任又問我有沒有「秋夕湖上」的詞曲，他們也將之印進了紀念本子裡。

### 歌聲嘹亮天籟之音

這樣奔走了一圈回來，有天接到媽媽小友樸月的電話，說有位花腔女高音陳明律女士新錄了唱碟，唱的是黃友棣先生的藝術歌曲，是由黃先生數千首中選出了二十一首，內有媽媽作詞的「秋夕」。不久後收到陳女士及其夫婿陳降任先生寄來的唱碟以及多片其他她錄製的CD。

我一邊聆聽陳女士優美嘹亮的歌聲，她的聲音聽來柔婉又非常年輕，一邊想著世上的事情是多麼的奇妙啊。媽媽這首詩

只是她許許多多作品中的一首，而這首詞譜成的曲子，就如同媽媽的愛隨著這首優美旋律護送我們由加州到美東到臺北再至加州，護衛著我們紀念母親的一路行程，保佑我們平安圓滿達成。

我望著壁上媽媽清麗脫俗的毛筆手跡，抄錄她寫的這首小詩：

今夜我泛舟湖上  
水面是一片淒迷  
只有零落幾點白露  
悄悄的沾溼了人衣

爲了尋覓詩句  
我繫住了小船  
螢蟲指引我前路  
微月如一片淡煙

山徑是如此清冷  
林木間蟲聲細碎  
何處飄來了一絲淡香  
可是夏日留下的一朵薔薇

### 餘音繞樑不沉之星

「可是夏日留下的一朵薔薇……」餘音繞樑，這詞、曲、唱的完美三重組合，

整曲令人沉醉其中……。

母親一生淡泊，她與世與人無爭，只是自我要求「明日的我比今日的我更好。」媽媽走前念念不忘的仍是寫作。

媽媽是個念舊的人，她很想念國內的文友及讀者們，她也十分想念她院落的黃蟬花和冬日的聖誕紅……。

余宗玲阿姨和我說，臺北文訊雜誌及寫作協會主辦的紀念會辦得很好，但多是談母親的文學成就，可惜沒有談到母親平日為人的寬厚及溫婉。也許她的文學造詣要談的篇幅太多，以致於無法提及其它，這點希望將來為母親寫傳的作者可以補足。有人說母親「幾十年用墨水匯成一道長流，浩浩蕩蕩的流過中國文學史。」母親的確全心全意地從事寫作的。

永 不 沉 落 的 星 辰

母親的慈愛仁厚，對我們十二萬分的呵護愛心，她的真誠無偽，勇敢堅強，她文雅的氣質及十分可愛的童心，她忠於信仰的虔誠，她作事的認真……：她一切的美德都是我們的榜樣，也是我們一生忘不了。母親的一生像一首高尚優雅的曲子，她又像是在美麗清幽的夜空中的一顆巨星，一直照耀著我們，她是我們心中永不沉落的星辰。

## 專門報導兩岸京劇訊息 一份高水準的藝文報

### 弘報六大特點：

- 一、紙張潔白強韌
- 二、兩版彩色版面
- 三、照片鮮艷美麗
- 四、內容豐富確實
- 五、名家執筆撰稿
- 六、訊息報導快捷

全年報費壹仟伍佰元正，共五十二期

國外訂戶一律美金七十元（航空寄報）

歡迎訂閱，劃撥帳號：一九五五三七〇二——弘報出版社

社 址：台北市永吉路二二三號

總 管 理 處：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二八號五樓之二

服 務 專 線：(〇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一

日 夜 服 務 電 話：(〇二)二六三三五二六二

傳 真：(〇二)二二三三九〇三二〇·二六三二七五三四